

永远别忘记很久以前，
在一个没有防备的
时刻，
你曾把自己当成
朋友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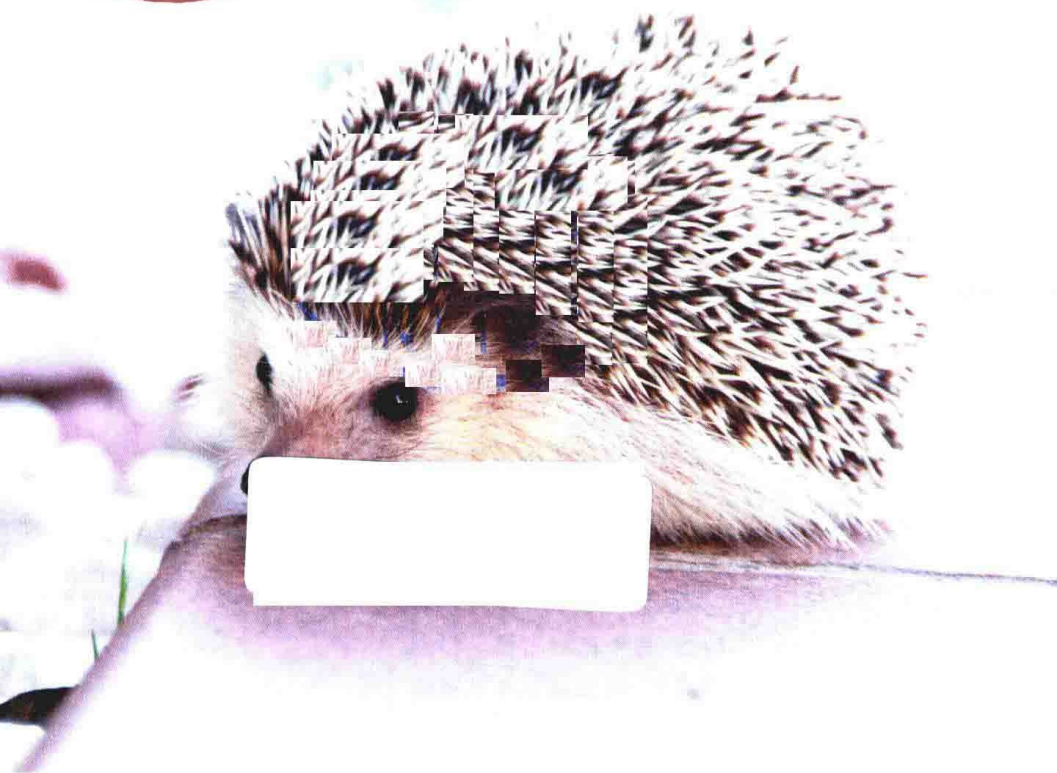


祖克慰
——
著

认识的人越多， 越喜欢动物

认识的人越多，
越喜欢动物

祖克慰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认识的人越多, 越喜欢动物 / 祖克慰著. -- 南京: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629-6

I. ①认… II. ①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4402 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认识的人越多, 越喜欢动物 |
| 作 者 | 祖克慰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周亚林 |
| 选题 策 划 | 郭伟彧 崔 佳 |
| 版 式 设 计 | 孙 波 |
| 责 任 编 辑 | 姚 丽 |
| 责 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×1230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150千字 |
| 印 张 | 7.75 |
| 版 次 |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8629-6 |
| 定 价 | 32.00元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终 永
生 不
相 离
依 弃

老等 003
誓拟同生死 012
恩爱两不疑 018
宁殉情而死，不孤苦而生 025
爱你就像爱生命 032
爱与爱的触碰 040

也 你
有 的
我 世
吧 界

从自由到听命 051
就这么任性地舞 061
请把这里当作你最温暖的家 067
留不下的都叫作念想 073
森林卫士之歌 079

时 你
光 走
苍 之
老 后

请把我埋在你的身边 087
你走之后，唯留孤独 096
一日为家，终生为家 107
一滴眼泪有多重 114
谢谢你，救了我 123

处 在
思 记
念 忆
你 深

有一种诱惑叫作陷阱 133
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 141
贪婪是贪婪者的墓志铭 150
让枪声停一会儿吧 156
慈悲之路，回归之路 165
愚昧在左，迷信在右 173

万 你
物 爱
美 它
好 时

永别了，武器 181
有一种绝望叫从容面对 192
黄风崖无战事 198
狭路相逢过，一笑泯恩仇 207
绕树三匝，以泪谢恩 213
和解是最好的结局 219

永 不 离 弃
终 生 相 依

Part 1

—△—

□
□

老 等

二十八年前，在我的老家，有一只名叫老等的苍鹭。就我个人的理解，老等，就是等待。苍鹭等待什么？也许它在等待蓝天白云，青山碧水。但是，等待并不总是美好。

老等的故事，从一条河流开始……

老家村东有条河，不宽，只有几十米。河床上多是沙子，细白细白地，顺河看白白的沙子直晃眼。河滩上，冷不丁就长出了一些草。草长在沙滩上，就像长在一张白纸上，绿得透亮。靠岸的河滩上种满了杨树，郁郁葱葱的杨树林，蓬勃着生命的色彩。

村里人把这条河叫作东河。名字的由来很简单，河在东边，就叫东河。东河看似是一条小河，但作用并不小，沿岸

的数千亩水稻，都由这条小河灌溉着，由淡绿变浓绿，由浓绿变金黄，结满粒粒果实，养育了沿河数万人。

东河不但养庄稼养人，还养鸟。小时候，河里很多鸟，有一种是叫不上学名的鸟，这种鸟长相跟雀类差不多，喜欢在沙滩上安家，生儿育女，小鸟生出来头顶着蛋壳就会跑。成年的鸟跑得更快，在沙滩上一溜小跑，乡村人就叫它们“跑沙滩”。还有一种鸟，是鸭科飞禽，我们老家人都叫它们“水鸭子”，这种鸟其实就是绿翅鸭，也叫野鸭。还有一些鸟，不常在河里走动，偶尔来一次，新鲜新鲜，扑棱棱飞走了。

苍鹭就属于偶尔来一次，玩一阵，不见了踪影的那种鸟。很多年前初夏的一天，两只白色的苍鹭，来到了东河。在东河的一个拐弯处，有一个潭涡，形成了一片水域，面积不大，长二十多米，宽十多米。水不深，浅的淹过膝盖，深的半腰深。里面长满水草，水草里藏着各种鱼类，有鲫鱼、鲤鱼、鲢鱼、泥鳅、河虾。

苍鹭就在潭涡附近活动着。苍鹭翼大尾短，嘴直而尖，颈和腿很长，飞翔时缩着颈，它们的食物来源是水里的鱼虾。因河里的鱼虾很丰富，苍鹭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片水域，似乎有在这里停留下来的打算。苍鹭已有很多年没有出现在我们家乡。人们突然看到苍鹭，就大喊：“看呀，老

等，白色的老等！”很多小孩没有见过苍鹭，都跑到河里看，像看稀奇的景致一样。

我那时十五六岁，在乡里上高中，暑假呆在家里没事干，听说河里有“老等，”就跑去看新鲜。我走到河边时，人们都回去了。四野很静，两只白色的苍鹭，修长的脖子，纤细的身姿，不时地扇动一下翅膀，它们安然，优雅，淡定，从容。偶尔会把长长的嘴伸进水中，在水中寻找着食物，如果看到它们仰起头，就会看到嘴里白色的小鱼，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。

我以前没有看到过苍鹭，当看到“老等”时，那长长的喙，细长的腿，白色的翅膀，与我在图片上看到的苍鹭一模一样。记得诗人郭沫若写过白鹭，诗中说：“那雪灰加白的蓑毛，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，那铁色的长喙，那青色的脚，增之一分则嫌长，减之一分则嫌短，素之一忽则嫌白，黛之一忽则嫌黑。”看那苍鹭，就感到诗人的细致入微，确实，诗人把苍鹭写得活灵活现。

两只苍鹭真的就把这片水域当了家。只要没人干扰，在东河的潭涡里，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姿。有时一个东，一个西，相互对视着；有时一个前，一个后，前边的走，后边的跟着，形影不离；有时它们肩并肩，翅膀贴着翅膀，不时地交颈亲热，那样子，就像新婚的夫妻。如果一只苍鹭张开翅

膀飞走，另一只则深情地凝视着对方，带着几分留恋。在河里站累了，它们也会双双飞到岸边的杨树林，在树枝上做短暂的歇息。我看它们，就会联想到村子里的新婚夫妇，总有着那种说不出的甜蜜。

新鲜感过后，很少有人再去河里看苍鹭。只有我，在那个夏日，有事没事地去河里看苍鹭。静坐在杨树林里，面对起伏的山坡、蔚蓝的碧空、澄澈的流水，心情如河水一样安然与恬静。在这样的意境里，心总是不自然地飞翔，一如两只苍鹭，渐融在大自然的美好之中，陶醉着忘记归处。

两只苍鹭，它们扇动的翅膀，掠水而过的低飞，深情的交颈，对我来说，是陌生的。初睹它们的容颜，让我发现了一种神秘的舞者之美。苍鹭，在我之前的记忆里，它们存在于诗文和画中，它们的美，定格在一片白纸之上，而不是现在活生生的场景。对于一个爱鸟的人来说，能近距离观看一种美的鸟，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

然而突然有一天，邻居家的小孩蛋蛋跑来告诉我，河里的老等，只剩下一只了。

“怎么就只剩下一只了呢？”我急忙问蛋蛋。

“被打死了，砰的一声，那只老等还没飞起来，就落下

来了，河里的水花溅得老高，另一只飞走了，没打着。”蛋蛋说。

“是谁打的，为什么要打老等呢？”我又忙着问。

“邻村的那个秃子头，经常上山打野兔，你知道的，那人好喝酒。他把老等打死，肯定是想着喝酒吃肉了。村子里张大爷骂他，他也不恼，笑嘻嘻掂着老等走了。”

秃子头我知道，大名叫常建，是河东岸邻村宋庄的，开个小药铺，医术不怎么样，还要病人家里弄酒招待他，慢慢地坏了名声，没人请他看病，整天闲着。没事干就打打猎，喝喝小酒，经常喝得烂醉如泥，打猎主要是弄酒肴。

听到老等被打死的消息，我又震惊又悲伤，马上站起来跑去河里看苍鹭，果然只剩下一只，那只苍鹭站在水里，仰着头长时间不动，有人从岸边走过，它连翅膀也没动一下。这在以前，只要有人经过，二三十米远，它们就会展翅飞起，落到岸边的杨树林里，看到没有危险时，再来到水中。我现在看它，它样子有点麻木和呆板，动作迟缓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我感到了苍鹭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忧伤。苍鹭失去了自己的伴侣。就像人，你所爱的人突然离你远去，那种孤独和忧伤，是痛彻心扉的。我的感觉告诉我，苍鹭对爱是忠贞

的，它的忧伤，源于对爱的眷恋和怀念。

那只苍鹭，日复一日地站在水中，不愿离去。它一定还在等待，希望有一天，它的爱侣，突然间忽闪着翅膀，飘落在它的面前，与它交颈相拥，与它戏水嬉戏，与它相视对望，然后展翅比翼，翱翔蓝天。可它不知道，它的爱侣已经离它远去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暑假过后，我回学校念书，刚回学校的那几天，课听不进，饭吃不香，心中总有一种牵挂。星期天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到河里看苍鹭。走在路上就想，苍鹭是不是还在等待？我穿过杨树林，远远地，我就看到，孤独的苍鹭，依然站在河里。仰望的姿势，依旧定格在那里。我站在河滩上，看了很久，只看到它抖动了一下翅膀。我不愿意再看下去，我知道，再看下去，我会流泪的。

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没有去看苍鹭。邻居家的蛋蛋对我说：“二哥，老等还在河里，我去看了，翅膀耷拉着，好像生病了。你说，老等会不会死啊？”

“不会的，河里有鱼有虾，老等是不会死的。”我对蛋蛋说。“张大爷说，老等怪怪的，快入冬了，老等该到南方越冬了，可这只鸟还不走，你说老等是咋啦？”

我没有回答蛋蛋。我想我就是告诉他老等为什么不走，

他也不会明白。

一场大霜过后，我回到了家里。在东河，我又看到了苍鹭，这只痴情的鸟，依然留在这里，没有离去。萧瑟的寒风里，苍鹭站在水中，可能是有点寒意，站一阵，苍鹭就会抬起左腿，离开水面，停一会儿，再抬起右腿。有时候它会把长长的嘴伸进水中，可能是想捕一条鱼充饥，可当它仰起头时，嘴里什么也没有。也许它并不是捕鱼，而是用习惯性的动作，来排解内心的孤独。反正，我看它时，总是看到它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。

冬天说来就来，下了几场霜，天就变了脸，总是阴沉沉的，紧跟着就是一场大雪，飘飘洒洒的大雪下了两天。田野里被冰雪覆盖，堰潭、河流都结了冰。我想起了那只苍鹭，这么大的冰雪，苍鹭怕是熬不过去的。因为惦记，原本星期天不打算回家，但还是冒着寒冷，回到了家里。

我到了村庄，没有回家，直接就去了潭涡。东河一片白茫茫，河水断流，潭涡里结满了冰。我站在岸边，顺河风呼呼地刮着，吹到脸上，像刀子划过。潭涡里，除了冰雪，什么也没有。看着寒风吹彻的河流，我的心沉甸甸的，一种不安，从心底升起。

刚到家，我就去找蛋蛋，问起苍鹭，蛋蛋说：“下那么

大雪，谁还去河里。冰天雪地的，人都呆在屋里，老等还不躲到窝里？”

得到这样的答案，我的一颗心还是悬着，就这样又过了一周，我再次回到村庄。刚进入村庄的门口，就看到蛋蛋向我跑来，还隔着老远，他就喊着：“二哥二哥，老等死了，听说死在潭涡里，宋庄的人看见了，砸开冰凌，拎回家炖汤喝了。”

听到蛋蛋的这句话，我一下子惊在原地。我不愿发生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。

我没有看到那只已经死亡的苍鹭，但我知道，苍鹭的死亡，一定是悲壮的。我想着苍鹭一定也想过离开，可它又不能离开，它害怕一旦离开，将会失去与心爱的伴侣重逢的机会。它就这样忍受着寒冷，等待着，等待着爱侣的出现。河水越来越冷，开始结冰，慢慢的，它的腿下，结满了冰。苍鹭感到腿有点麻木，它想抬起腿，可自己的腿已不听使唤，它扇动一下翅膀，想用力拔腿，可怎么也拔不出来。天黑了，寒气慢慢袭来，它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凉。恍恍惚惚，它看到了自己的伴侣，忽闪着翅膀，向它飞来。雪越下越大，鹅毛般大的雪，飘落在它的身上，它感到自己的爱侣在拥着它，周身一阵阵的温暖，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它太累了，躺在自己爱侣的怀抱里，睡去了。

苍鹭死后，河水恢复了以往的宁静，水静静地流淌，河里的鸟飞来飞去。那只苍鹭，早已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，像一朵飘散在天空中的云，无影无踪。但是，那两只苍鹭，却留在了一个十六岁少年的记忆里，一种忧伤，弥漫至今。

□
□

誓 拟 同 生 死

那年的深秋，天格外地冷。刚过霜降，冷霜就下满大地，干枯的杂草上面结满了霜花。冷风吹起，寒意拂面，人禁不住就打了个寒战。

雁在这个时候，已经南迁。大部分的雁，都回到了南方。只有一小部分，还在迁徙的途中。它们排着整齐的雁阵，向目的地飞越。天空中，回荡着雁的鸣叫。似乎在告诉人们，秋已尽，冬来临。

秋尽冬来，是狩猎的好季节。秋天丰实的粮食，把野猪、野兔等养得肥肥实实，放在土锅里一煮，满院飘香。村子里喜欢打猎的人，开始满山地跑，渴望打一只野猪或者是野兔，煮一锅香喷喷的野味。若再打上一斤老白干，一边吃